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

左編

夷類

諸蠻

親戚比隣指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子去禽獸無幾其族鑄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爲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奉正朔修職貢紹興初監察御史明橐言湖南邊郡及二廣之地

舊置溪峒歸明官。比年變廣其員。及諸州措置隘砦。關人把拓。又令管押兵夫。素不習知法令。率貪婪無厭。况管押。又皆鄉民。甚爲患議者。欲俾帥臣籍其姓名。每三年一遷易。如州縣官故事。或云止循舊添差。並罷管押兵。詔下其議。明彙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一砦處。廣右西偏舊常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起彙。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如平從允。平庭觀溪。馴叙樂隆允等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吏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政和間。朝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爲西南重鎮。兼制王江從允等州。及湖南之武

處置人  
多如此

岡軍湖北之靖州、桂州之桑江峒、觀州，則控制南丹、陸家砦、灘十道，及白崖諸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卽乞罷平觀者，前後非一。觀州初爲宜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其知州莫公佺阻文蘭，不令納土，惟忠遂擒殺公佺，帥司奏其功，乃改南丹爲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佺之族人以爲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報復，連歲攻圍，惟忠中傷，歿。黃忱復建議欲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爲觀聲援。會朝廷罷新邊，遂請以高峯砦爲觀州，設知州一人。

吏額五十人，廂禁軍土丁家丁又千餘人，歲費錢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餘石。有奇州無稅租，戶籍皆仰給鄰都，飛輓涉阻險，或遇蠻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歿。昔爲富仁，監時不聞有警，惟是邊吏欲以刺探爲功，故時時稱警急，因以爲利，遂欲存而不廢也。邊吏誑其帥臣，乞存平州，設知州一人，吏額百人，禁軍土丁千人，歲費錢一萬七千三百貫，米一萬石。有奇。州無租賦，戶籍轉運司，歲移桂、頤、象、柳之粟以給之。及徙融州西北金溪鄉，稅米四百餘石，隸懷遠。糜費甚於觀州，况守臣到任，卽奏推恩其子，州縣皆

堡例得遷官酌賞而稅場互有之利又爲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爲可憫臣以爲宜

罷平觀二州便

祥符九年上命平州刺史曹克明爲宜融等州安撫使上猶以蠻夷異類攻剽常理不足以勦絕又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克明獻可設方畧攝其酋首索所鈔生口因而撫之克明乃領兵入樟嶺路文慶玉趨宜州西路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樟嶺古牢隘路會合化鵬遇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圍爲蠻所扼不能進克明乃過潢溪恩德砦召

山獠嚮導開路進師蠻依篁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  
旬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溪谷險遠蠻據要害以拒  
官軍自辰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抵帝洞乃入中  
房前村克明等頓兵下砦中夕群蠻大譁謀擊鉦鼓  
攻砦甚急出兵擊之傷殺頗衆因縱火焚其廬室積  
聚綠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  
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涉與鬪至卽退走砦  
于下房博賀村克明設伏砦外其夜蠻衆大集遇伏  
發內外合擊追斬殆盡乘勝搜山悉得馬牛亭士卒  
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帥

蒙承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宴且數責之  
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  
萬歲

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譎招集蕃漢亾命侵攘他  
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蠻卽唐南  
詔今名大理國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主故其酋長  
號都鬼主後唐始來貢

邛部州蠻亦曰大路蠻亦曰勿鄧居漢越嵩郡會無  
縣地其酋長自稱百蠻都鬼主天聖八年十月邛部  
州都蠻主黎在遣甲郎離滅等來貢方物時占城龜

八 隨 葬 集 卷 三 十 一 第 一 十 一 頁  
茲沙州亦皆入貢。至以家自隨。其官晏殊因請圖其人物衣冠并訪道里風俗。以上史官詔可。嘉定九年。邛部州逼於雲南。遂伏屬之。其族素效順。悍禦邊陲。既折歸雲南。失西南一藩籬矣。

部落蠻有劉楊郝三姓。淳熙七年十月。黎州五部落蠻貢馬三百匹。求內附。詔許通互市。卻其所獻馬。制置使范成大增黎州五砦。籍強壯五千人爲戰兵。吐蕃入寇之徑。凡十有八。皆築堡戍之。

叙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蠻。董蠻在馬湖江。古夔侯國也。唐羈縻。馴騁浪商。

四州之地其酋董氏宋初貢馬自稱馬湖路都王子其地北近犍爲之沐川南廣蠻在叙州慶符縣以西爲州大觀三年夷酋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洮土羌接唐曲播等十二州之地

瀘州西南徼外古羌夷之地漢以來王侯國以百數獨夜郎滇邛都雋昆明徙苻都冉驪白馬氏爲最大清水夷者羈縻十五州五圍蠻也襍種夷獠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州有唐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部族最盛旁有舊姚

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州以  
得蓋爲刺史鑄印賜之得蓋歿其子竊號羅氏鬼主  
立鬼主歿子僕夜襲其號浸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  
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常入漢地鬻馬晏子所居直  
長寧寧遠以南斧望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  
諸部也晏子距漢地絕近猶有消井之阻斧望近納  
溪以舟下瀘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擅劫晏州山外  
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皆相與供其寶  
施州蠻者夔路徼外熟夷南接牂牁諸蠻又與順富  
尚溪四州蠻相錯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嘗入

冠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爲邊患後因饒又以金銀倍實直質于官易粟官不能禁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用木弩藥箭戰鬪捷朝廷嘗圍結爲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獲其用西南溪峒諸蠻槃瓠種唐虞爲要服周世其衆彌盛宣王命方叔伐之楚莊旣霸遂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爲武陵後漢建武中大爲寇鈔遣伏波將軍馬援等至臨沅擊破之渠帥饒困乞降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錦州溪州巫州叙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

酋分據其地，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襲父業，據有湖南。時蠻獠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周行逢時，數出寇邊，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太祖旣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于州，租賦再雄感恩，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選新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

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關  
面加獎激改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五州連表  
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終太祖世邊境無患淳  
化二年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萬迺殺皮師勝父子  
七人取五臟及首以祀魘鬼朝廷以其遠俗令勿問  
咸平元年通漢又言請定租賦真宗以荒服不征弗  
之許五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粟實緣邊  
砦柵頓息施萬諸州饋餉之弊臣觀自昔和戎安邊  
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蠻人數擾上召問  
巡檢使侯延賞延賞曰蠻無他求唯欲鹽爾土曰此

常人所欲，何不與之，乃詔諭，謂即傳告，部落，郡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負約者，衆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粟，有三年之積，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國蠻，嘯聚謀劫高州，欲令暗利，皆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澧州言，慈利縣蠻，相讐，劫知州劉仁霸，請率兵定之，上恐深入蠻境，使其疑懼，止，令仁霸宣諭，詔旨，遂皆感服，元祐初，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事，廣西張整，融州溫嵩，坐擅殺蠻人，皆置之罪，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頃湖廣諸蠻

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以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剗通融州。道路逼峒穴。致生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搖。其叛酋楊晟等並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剗置堡砦並廢。自後五溪郡縣棄而不問。

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漢峒舊常集人戶爲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徭人。故可爲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亦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各依蠻峒聽其繇役。州縣猶驗舊籍。

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強。襄武岡所屬二州。悉爲猯人所有。遠戍之費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戶咨怨。乞擇本路帥司詳議以聞。詔從之。前知全州高楫言。猯人今皆微弱。不敢先侵。省地若官。每縱人深入畧其財物。遂致乘間竊發。宜詔與溪峒接壤州郡。每侵猯人。庶民安業。以廣陛下柔遠好生之德。帝從其言。詔守臣遵成法。務在撫綏。隆興初。右正言尹穡言。湖南州縣多隣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猯人擅自易田。豪猾大姓。或詐匿其產。猯人以避科差。內虧國賦。外滋邊患。宜詔

湖南安撫司表正經界，禁以毋質田。徭人詐匿其產，徭人者論如法，仍沒入其田以賞告姦者。田前賣入徭人，俾爲別籍，毋遽奪能。逃其田者，縣代給錢償之。帝從其言。初，徭人與省戶父爭殺，二人歿。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柵，奪還所侵地。於是徭人相結爲亂。諸司請調常德府城兵三百人，益官兵三千人，合擊討之。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徭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裨葉行代叔傑，開示恩信，諭以禍福，遂招降邊境悉平。七年前知辰州章才

邵上言辰之諸蠻與羈縻保靜南渭永順三州接壤其蠻酋歲貢溪布利於回賜頗覺馴伏盧溪諸蠻以靖康多故縣無守禦狁狁乘隙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龔志能等遂雄據其地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多水田項爲狁蠻侵掠民皆轉徙而山野荒穢會守猝無遠慮乃以其地田給靖州狁狁楊姓者俾佃作而課其租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二州水陸之衝一有蠻隙則爲害不細臣謂宜預爲之備八年知貴州陳又上疏言臣前知靖州時居蠻夷腹心民不服役田不

誤乃在此  
州新無權  
緩急何以  
便之

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爲重湖二廣保障實南服之  
要區也或控制失宜或金穀不繼或兵甲少振蠻獠  
則乘時竊發勤勞王師朝廷當重守臣之選崇寧初  
戍兵三千人建炎以來每於都統司或帥司摘兵二  
千人以備屯戍其凶悍者以州縣郡不能制遂慢守  
臣反通獠蠻以撓編民州郡非白主帥不敢治比得  
報已晚矣故戍兵敢肆其惡一旦有警復安能爲用  
臣以爲宜聽守臣節制帝嘉其言復問左右曰靖隸  
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  
宗時剽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

州與桂州爲隣，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  
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帝從之。  
十年，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邊民本非姦惡，其始  
朝廷禁法，非不嚴密，監司州都非不奉行，特以乎居  
失於防閑，故馴致其亂。又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如  
靖江、興安、之大通、虛武、甯軍、之新寧、益溪、及八十里  
山、永州之東安，皆可以徑達溪峒，其地綿亘郡邑，非  
一州得專約束，故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族之避征  
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如武  
岡、楊再興、桂陽、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爲今計者

當徙閑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  
湖南北廣西帥憲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  
也十一年詔禁民毋質徭人田以奪其業俾能自養  
以息邊釁嘉泰三年前知潭州湖南安撫趙彥勵上  
言湖南州九郡皆卽溪峒宜擇素有知勇爲徭人所  
信服者立爲所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卽與補正彼旣榮顯其身取重鄉曲豈不自  
愛帝下其議諸司復上言往時溪峒設首領峒主頭  
角官及防遏指揮等使皆其長也比年往往行賄得  
之爲害滋甚今宜一新蠻夷耳目如趙彥勵之請所

謂以蠻夷治蠻夷策之上也帝從之

二年李元礪羅蓋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江州駐劄  
都統制趙選戰歿初吉州獲賊長七人繫獄土豪贖  
從龍爲賊畫策略吉守李綱得縱還賊遂無所忌有  
侯押隊者領兵戍龍泉境上元礪復用從龍計雜牛  
醞酒以犒官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方江西力  
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牽制王師使不  
得相應援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  
溪峒略平五年臣僚上言辰沅靖江等州舊嘗募民  
爲弓弩手給地以耕俾爲世業邊陲獲保障之安州

縣無轉輸之費比年多故其制寢弛徭蠻因之爲亂  
比申朝廷調兵招捕曠日持久如羅蓋李元礪之徒  
皆近事之明驗也七年臣僚復上言喇丁等皆計口  
給田多寡濶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  
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繇役故皆樂爲之用邊陲有  
警爭負弩矢前驅比年防禁日弛山徭喇丁得私售  
田田之歸于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  
利故謾不加省而山徭喇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  
其償益急反寄命狡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

淮州蠻者古緱楮九姓蠻唐南平獠也其地西南接

烏蠻昆明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治平中熟夷李光吉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徃徃投充客戶謂之納貞稅賦皆吏胥代償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僞爲生獠劫邊民官軍追捕輒遁去習以爲常密賂黠民規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使兵馬使馮儀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三族

黔州涪州徼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其地東北直黔

涪西北接嘉叙東連荆楚南出宜桂宋初以來有龍  
蕃方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  
爵命熙寧六年龍蕃羅蕃方蕃石蕃八百人入覲貢  
丹砂羶馬其後比歲繼來龍蕃衆至數百人往返萬  
里神宗憫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及  
別立首領以息公私之擾紹聖四年龍蕃皆貢方物  
龍氏於諸姓爲最大其貢奉尤頻數使者但依布袍  
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故  
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  
諸蕃見於後殿蓋甲之也

王郤羊苴咩城別都曰善闡府有清平官所以決國  
事輕重猶唐宰相也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  
也擇鄉兵馬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  
跣走險如飛者置羅苴子統一人望苴蠻者在瀾滄  
江西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善用矛劍短甲蔽胸腹鞮  
鍪皆插貓牛尾馳突若神凡兵出以望苴子前驅以  
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  
王不得佩劍唯羽儀長佩之爲親信有六曹外則有  
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柘東麗水有二都督  
會川通海有十臉夷語臉若州自曲靖州至滇池人

水耕蠶織錦縑精緻大和以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縷而幅之長川諸山徃徃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麩越睽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睽駿始生若羔歲中紉莎糜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武后時酋長盛炎入朝開元末盛炎子皮羅閣逐河蠻取大和城以處其子閣羅鳳天子詔賜皮羅閣名歸義當是時五詔徵歸義獨彊乃厚以利啖劍南節度使求合六詔爲一制可歸義已并羣蠻遂破吐蕃寢驕大入朝天子亦爲加禮又以破洱蠻功馳遣中人冊爲雲南王於是徙治大和城天寶初遣

閻羅鳳子鳳迦異入宿衛拜鴻臚卿恩賜良異七載歸義歿閻羅鳳立襲王以其子鳳迦異爲陽瓜州刺史故事南詔嘗與妻子詔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閻羅鳳不應虔陀數詬斬之陰表其罪由是忿怨反發兵攻虔陀殺之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明年仲通自將出戎舊州分二道進次曲靖州閻羅鳳遣使者謝罪願還所虜得自新且城姚州如不聽則歸命吐蕃恐雲南非唐有仲通怒囚使者進薄白崖城大敗引還閻羅鳳歛戰齒築京觀遂北臣吐蕃吐蕃以爲弟給金印號東帝閻羅鳳揭碑

國門明不得已而叛嘗曰我上世世奉中國累封賞  
後嗣容歸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會楊  
國忠以劍南節度當國乃調天下兵凡十萬使侍御  
史李宓討之輦餉者尚不在涉海而疫歿相踵於道  
宓敗於大和城歿者十八亦會安祿山反閩羅鳳因  
之取嵩州會同軍據清溪關以破越析而降尋傳驃  
諸國尋傳蠻者俗無絲纊跣履榛棘不苦也射豪猪  
生食其肉戰以竹籠頭如兜鍪其西有裸蠻漫散山  
中男少女多以木皮蔽形廣德初鳳迦異築柘東城  
諸葛亮石刻故在文曰碑卽什蠻爲漢奴夷畏誓常

風靈

人編非纂

卷言平四

五

以石指梧。大曆十四年，閻羅鳳以鳳迦異前死，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有智數，善撫衆，略知書。異牟尋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吐蕃并力。德宗發禁衛及幽州軍以援東川，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衆。異牟尋懼，更徙苴咩城，築表十五里。吐蕃封爲日東王，然吐蕃責賦重數，悉奪其險，立營戾，歲索兵助防。異牟尋稍苦之。西瀘令鄭回者，唐官也，往雋州，破爲所虜。閻羅鳳重其惇儒，俾教子弟，得筆榜，故國中無不憚。後以爲清平官，說異牟尋曰：「中國有禮義，少求責，非若吐蕃，怵刻無極也。今棄之，復歸唐，無遠戍勞利，莫

得人得人  
事亦難矣

大此異牟尋善之稍謀內附然未敢發亦會節度使  
韋舉撫諸蠻有威惠諸蠻頗得異牟尋語白于臯時  
貞元四年也臯乃遣謀者遺書吐蕃疑之因責大臣  
子爲質異牟尋愈怨後五年乃決策遣使者三人異  
道同趨成都遺臯帛書願竭誠自新歸款天子舉護  
送使者至京師德宗嘉之賜以詔書命臯遣謀往覘  
臯令其屬崔佐時至苴咩城時吐蕃使者多在陰戒  
佐時衣牂牁使者服以入佐時曰我乃唐使者安得  
從小夷服異牟尋夜迎之設位陳燎佐時卽宣天子  
意異牟尋內畏吐蕃顧左右失色流涕再拜受命使

其子閣勸及清平官與佐時盟點蒼山載書四一藏  
神祠石室一沈西洱水一置祖廟一以進天子乃發  
兵攻吐蕃使者殺之刻金帛以獻遣曹長隨佐時入  
朝請復號南詔帝賜賚有加冊異牟尋爲南詔王以  
祠部郎中袁滋持節領使崔佐時爲判官賜黃金印  
文曰貞元冊南詔印茲至大和滅異牟尋遣兄以良  
馬六千迎之金纓玉珂兵振鐸夾路陳異牟尋金甲  
蒙虎皮執雙鐸靴執矛千人衛大象十二引于前騎  
軍徒軍以次立詰旦授冊異牟尋率官屬北面立乃  
讀詔冊相者引異牟尋去位跪授冊印稽首拜又授

賜服備物。退曰：開元天寶中，其曾祖及祖皆蒙冊襲。王自此五十年，貞元皇帝洗痕錄功，復賜爵命。子子孫孫，永爲唐臣。因大會其下，享使者，出銀平脫馬頭盤二，謂茲曰：此天寶時先君以鴻臚少卿宿衛皇帝所賜也。有笛工歌女皆垂白，示茲曰：此先君歸國時皇帝賜胡部龜茲音聲二列。今喪亾略盡，惟二人故在。酒行，異牟尋坐奉觴，茲前，茲受觴曰：南詔當深思祖考成業，抱忠竭誠，永爲西南藩輔。使後嗣有以不絕也。異牟尋拜曰：敢不承使者所命。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並虜其王，置

白崖城因定磨些蠻隸昆山西熨故地破茫掠弄棟蠻漢裳以實雲南東北十五年異牟尋謀擊吐蕃以邈川寧北等城當寇路及峭山深壑修戰備帝許出兵助力又請以大臣子弟質於臯臯辭固請乃盡舍城都咸遣就學且言昆明嵩州與吐蕃接不先加兵爲虜所脇反爲我患請臯圖之時唐兵北歲屯京西朔方太峙糧欲南北並攻取故地然南方轉饟稽期兵不悉集是夏虜麥不熟疫癘仍興贊普歿新君立卑揣虜未敢動乃勸異牟尋緩舉萬全愈於速而無功今境上兵十倍往歲且行營皆在嵩州扼西瀘吐

番路昆明弄棟可以無虞異牟尋請期他年吐蕃大  
臣以歲在辰兵宜出謀襲南詔閱衆治道將以十月  
圍雋州軍屯昆明凡八萬皆命一歲糧贊普以舅都  
羅爲都統遺濫鑠屯西貢川異牟尋與臯相聞臯命  
部將率弩士三千赴之以萬人屯黎州以二萬五千  
人屯雋州約南詔有急皆進軍吐蕃引衆五萬自曩  
貢川分二軍攻雲南一軍自諾濟城攻雋州異牟尋  
畏東蠻磨些難測懼爲吐蕃鄉導欲先擊之臯報雋  
州實往來道并蔽數州虜百計窺之故嚴兵以守屯  
壁相望糧械處處有之東蠻庸敢懷貳乎異牟尋乃

檄陳磨世諸蠻內根城中不者悉燒之吐蕃顯城將  
楊萬波約降事洩吐蕃以兵五千守臯將擊破之夏  
年虜霜雪早兵無功還期以明年吐蕃苦唐詔倚角  
亦不敢圖南詔臯令遣將按兵雋州節級鎮守雖南  
詔境亦所在屯戍吐蕃懲野戰數北乃屯三瀘水道  
論誤熟誘類瀘諸蠻復城悉攝悉攝吐蕃險要也蠻  
酋潛導南詔與臯部將徂擊夜絕瀘破虜屯斬五百  
級虜保鹿危山又戰虜大奔於時黑衣大食等兵及  
吐蕃大酋皆降獲甲二萬首又合鬼主破虜于瀘西  
吐蕃共計不得雋州忠未艾嘗謂兩頭蠻挾唐爲輕

重謂南詔也。臯遣將以兵萬人屯南北路。萬人戍黎雅州。異牟尋謂臯曰。虜聲取嵩州。實窺雲南。請督軍進羊苴咩。若虜不出者。請以來年二月深入。時虜兵二萬攻鹽州。帝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臯深鈔賊。鄙分其勢。臯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党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臯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劔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獨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

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維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而吐蕃盛屯昆明納川自守異牟尋比年獻方物天子禮之元和二年異牟尋歿于勸閣勸立明年死子勸龍晟立淫肆不道爲弄棟節度王嵯巔所殺立其弟勸利長慶二年始賜印是歲外弟豐祐立豐祐趨敢善用其下會宣宗崩使者告哀是時豐祐亦歿清平官首龍立肅朝廷不弔卹又詔書乃賜故王以草苴進使者而遣遂僭稱皇帝建元建極自號大禮國乃陷播州南詔攻交州進略安南襲請救發湖荆

桂兵五千屯邕州嶺南韋宙奏南詔必襲邕管不先  
防近而圖遠恐情虛絕糧道且深入乃詔襲按軍海  
門詔廣西節度使分兵禦之襲請濟師以山南東道  
兵千人赴之南詔酋將楊思僭以兵二千薄城而屯  
四年正月攻益急襲錄異牟尋盟言繫矢上射入其  
管不答俄而城陷襲闔宗灰者七十人荆南兵入東  
鄂苦戰斬南詔二千級是夜蠻遂屠城有詔諸軍保  
嶺南更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爲安南都護初李師望  
建言成都經總蠻事曠日不能決請析邛蜀嘉眉黎  
雅嵩七州爲定邊軍節度使制機事近且速天子謂

然卽詔師望爲節度使治邛州邛距成都才五舍。州最南去邛乃千里緩急首尾不相副而師望利專制諱不言裒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旣而戍士怒將醢師望以逞會詔還以竇滂代之滂胥冒尤不法誅責苛纖甚師望時蠻亦未興而定邊已困十年酋龍入寇以軍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岐盛夏卒凍死者二千出沐源窺嘉州破屬蠻遂次沐源滂遣充海兵五百往戰一軍覆酋龍乃身自將督衆五萬侵嵩州攻清溪關屯將絕大渡河走諸屯皆退保北涯蠻攻黎州詭服漢衣濟江襲健爲破之薄嘉州

刺史楊恣與南詔夾江而軍士攢射蠻不得進陰自  
上游濟背擊王師恣走嘉州陷明年正月滂自勒兵  
戰酋龍遣使者十輩請和滂信之語未半蠻將爭岸  
謀而進滂遂遁黎州陷人走匿山谷蠻掠金帛不勝  
負入自邛關圍雅州遂擊邛州是冬滂棄州壁導江  
儲費峙械皆亾矣酋龍進攻成都次眉州清平官杜  
元忠日夜教酋龍取全蜀於是西川節度使盧耽遣  
其副約和蠻疆之使南而拜然卒不見酋龍而還蠻  
次新津耽畏援軍未集卽飛請天子降大使通好以  
紓其深入懿宗馳遣太僕卿支詳爲和蠻使蠻本無

謀不能乘機會，破行亟驅，但此結蠅營，忤鹵剽小利，處處留屯，故蜀孺老得扶攜，悉入成都關里，皆滿戶所占，地不得過一牀，雨則冒箕蓋，自庇城中井爲竭，則共飲摩訶池，至爭捽溺，死者或筮沙取滴飲之，耽治攻具，蘭石置牢城，兵八將主之，樹篋格，夜列炬照城守，貝雄新又選悍士三千號突將爲長刀巨槌，斧公左右番休，日隸于軍士，心侈欲鬪，而酋龍自雙流徐行，蠻以三百騎負幄幕來，大言曰：「供帳隋蜀王聽事，爲驃信行在，耽不許，乃馳去，蠻稍前，傳外郭，於是游奕使王蓋督援兵三千屯毗橋，竇滂亦以其軍自

導江來將與大將犄角然戰不甚力小不勝卽保廣漢自以失定邊覲成都陷得薄其罪會有詔斥徙軍遂無功耽部將李自孝者與刺史喻士珍善士珍臣蠻自孝陰與賊通乃說耽城下蒔葦稻瀦水頽城舉府不之覺蠻攻城自孝守陴樹麾以自表麾所指蠻輒攻之爲下所覺耽殺自孝以徇城左有民樓肆蠻俯射城中耽募勇士燒之器械俱盡二月蠻以雲梁鷓車四面攻士叫譁鷓車未至陴者以臣索鉤繫投膏炬車焚稍間蠻卒盡歿耽遣突將戰城下俘斬二千級蠻散民部落爲蓬籠如軍輦下設枕木推而用

不及城丈，匿蠻其內，以穴墉楊恣，以異貯糞，瀦沃蠻，蠻不能處。注以鐵液，蓬籠皆火然。南詔負衆，益治器械，斧斤晝夜有聲。眺遣將三面苦戰，蠻引却。蠻利夜晦，輒薄城，聞呼嘯衆齊奮，城上施鐵籠千炬，賊來不得隱屯。夫終夜哄，蠻不能侵。支詳遣謀與約，好且謂眺毋多殺，以速蠻和。是時傳言救師至，城中合譟開門，士爭出迎門。南詔搏戰不解，日入北門，兵二千乘之。蠻乃走，眺猶遺之書謝，不得已交兵，且請和。士脫鎧迎支，詳陳所賫，植二旗，署曰賜雲南幣物。謂蠻使者曰：天子詔雲南和解，而兵薄成都，柰何？請退舍。

撤警以修好或勸詳蠻多詐毋入死地詳不行蠻復圍成都夜穿西北隅黎旦乃覺卽類交火于孺蠻皆死穴中以鐵縷曳雲輜什之燎作少選盡益固守酋龍遣使至支詳所請和詳曰今列城固守北軍望功歸語而主審自度眈遣銳將趣蠻壁燒攻具殺二千入爲南詔所躡却而潰蠻聞鳳翔山南軍且來乃迎戰毗橋不勝趣沱江爲銳士所擊又敗城中出突將夜火蠻營酋龍身督戰後三日王師奪昇僑梁蠻大敗夜燒亭傳乘火所向雨矢射王師威疏軍行嚮矢所發叢射之兩軍不能決各解去酋龍知不敵夜徹

管南奔，至雙流江，無梁計窮，將赴水，或止之，曰：「今北軍與成都兵合，若來追我，無類矣。不如僞和以紓急，不然，死未晚。」乃來請。三日，梁成而濟，斷梁，按隊，緩驅黎州刺史收散卒保卬州。酋龍懼，圍二日，去蠻俘華民，必劓耳鼻，已縱之，既而居人刻木爲耳鼻者，什八。酋龍年少嗜殺戮，親戚異已者，皆斬。兵出無寧歲，諸國更讐忿，屢覆衆國，耗虛蜀之役，男子十五以下悉發，婦耕以餉軍。蠻踵來還攻大度河，什旗息鼓，請曰：「清平官欲上書天子，白寃事，戍兵信之，不戰橋成而濟，黎州陷，遂攻雅州，擊定邊軍，卒潰入，取成都大。」

震人亾入玉壘關士乘滅清平官遣使者責驃信齊  
遣節度使牛勣欲假道入朝請憇蜀王故殿勣欲許  
之楊慶諫曰蠻無信彼禮屈辭甘詐我也乃斬其使  
留二人還乾符元年契略雋雅間破黎州入邛崃關  
掠成都成都閉三日蠻乃去詔徙天平軍高駢領西  
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饑窮乏  
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  
制羗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駢至不淹月  
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度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  
之收邛崃關復取黎州南詔遁還駢召景復責大度

河之敗，斬以徇。成望、星清、溪等關南詔懼，遣使者詣  
駢，結好而踵出兵寇邊。駢斬其使，初安南經略判官  
杜驥爲蠻所俘，其妻宗室女也。故酋龍使奉書丐和  
駢答曰：我且將百萬衆至龍尾城，問爾罪。酋龍大震，  
自南詔叛天子數遣使至其境，酋龍不肯拜，使者遂  
絕。駢以其俗尚浮屠法，故遣浮屠景仙攝使往酋龍，  
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趙宗政質  
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爲兄弟。若舅甥，詔拜景仙鴻臚  
卿。駢結吐蕃尚延心、唃末等爲間，築戎州。馬河沐源  
川大度河三城，列屯拒，壯卒爲平夷軍。南詔氣

奪酋龍志發疽疾子法嗣西川節度使駢奏請與和親時盧攜復輔政厚駢乃譎說帝盧眺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卒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爲盜可爲痛心蒙法立三年北兵不出要防其蓄力以間我虞今朝廷府庫匱甲兵少牛叢有北兵七萬首尾奔衝不能救况安南客戍單寡涉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者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帝謂然乃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拜嗣曹上龜年宗正少卿爲南使及還具言騾信誠款

以爲敬瑄功故進檢校司空賜一子官法遣宰相趙隆眉等三人朝行在迎公主高駢自揚州上言三人者南詔腹心也宜止而鳩之蠻可圖也帝從之隆眉等皆歿自是謀臣盡矣蠻益衰于舜化立至宋改國爲大理其王段氏終宋世未嘗有疆場之爭間以馬至廣西黎州互市至元時雲南始立爲郡縣而段氏尚據大理云

建元四年佗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典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不可以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後十餘歲，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嬰齊尚樂檀，殺生自恣。

八  
卷之三  
三  
懼人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毋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鎮撫之。王與太后飭治行裝，重齎

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  
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族  
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  
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  
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  
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  
嘉等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  
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實自起而出  
太后怒欲縱嘉以弔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  
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  
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  
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太后已附。漢獨  
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  
不可。天子罷參行。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  
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  
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  
膠樂將士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

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社稷，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膠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

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春秋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命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因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幕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  
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黎且  
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  
海以船西去伏波遣人追得之南越已平遂爲九郡  
元世祖中統元年以孟甲爲禮部郎中克南諭使持  
詔徃二年孟甲等還光昺遣其族人詣闕獻書乞三  
年一貢帝從其請遂封光昺爲安南國王四年十一  
月訥刺丁還光昺遣使奉表入謝上表三通其一進  
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納刺丁  
長爲本國達魯花赤使還答詔許之復下詔諭以六

事

宋三太通

君長親朝

二子弟人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

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諭光焜以

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令發遣六年光焜

上書陳情言商旅回鶻一名伊溫一名婆婆俱病疾

中書省移牒光焜言其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

之禮遂引春秋之義以責之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

自今已往其審察之八年光焜復書言本國欽奉天

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復稱王人與之

均禮恐辱朝廷况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

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禮也中書

省復牒光弼言北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皆大論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或燕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蓋下士也夫五等那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爲重也後世立王爲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爵爲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爲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爲此言耶至於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之通義不容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本國遵奉而行凡受詔令奉安於正殿而

退避別室。此舊典禮也。讀之至此。竇頓驚訝王之爲此言。其能自安於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驟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而爲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於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則王以爲何如。君子貴於改過。緬想高明。其亮察之。十二年光曷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其文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乞念臣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於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况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

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益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旣席王封爲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十四年光弼卒國人立其世子日烜十五年八月遣禮部尚書柴椿等持詔往諭日烜入朝受命初使傳之通也止由鄯闡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日烜就館見使者日烜拜讀詔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汝若弗朝則修爾城整爾車以待我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

以金身代  
一坊此

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以逃其責請熟慮之  
十六年三月椿等先達京師留鄭國瓚待於邕樞密  
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飾辭托故延引歲時  
巧伎雖多終違詔旨可進兵境上遣官問罪帝不從  
命來使入覲十一月留其使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  
柴椿等四人與杜國計持詔再諭日烜來朝若果不  
能自覲則積金以代其身兩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  
方技子所代之非木工匠各二以代其上民不然修爾城池以  
待審處二十年七月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  
還所留來使帝卽遣還國是時阿里海牙爲荆湖占

城行省平章政事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以  
已意諭之行省遣鄂州達魯花赤趙翥以書諭日烜  
翥抵安南日烜尋遣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  
平章言添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  
德懷之迨于孤子之身亦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  
朝三十年于茲于戈示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資  
天朝貢獻一示心無二圖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  
國地勢瀕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  
亾加以水旱朝飽暮饑食不暇給然閣下之命所不  
敢違擬於欽州界上永安州地所俟候輸納續諭孤

子親身赴闕面奉聖訓老父存時天朝矜憫置之度外今老父亾沒孤子居憂感病至今尚未復常况孤子長生遐陬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塗徒暴白骨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度知孤子宗族官吏一畏灰貪生之意共祀閣下享此長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二年三月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昨奉旨統軍征占城遣左丞唐兀斛馳駟赴占城約右丞唆都將兵會合又遣理問官曲烈宣使塔海撒里同安南國使阮道學等持行省公文責日短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

縣聞日烜從凡興道王陳峻提兵界上旣而曲烈及塔海撒里引安南日烜書至言其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方奉獻軍糧日烜復遺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元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爾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接實深驚懼幸昭仍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保護本國土靈庶免逃竄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持書往諭日烜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也至急保縣地安南管軍官阮盞屯兵七源州又材李縣短萬劫等處俱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

省再命倪閏往覘虛實斟酌調軍然不得殺掠其民未幾撒答兒解李邦憲孫祐等言至可離隘遇交兵拒敵祐與之戰擒其管軍奉御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官軍遂分六道進攻興道王逃去追至萬劫攻諸隘皆破之官軍獲生口乃稱日烜調其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與行省官親臨東岸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棧爲橋渡富良江北岸日烜松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岸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又遣其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官書請小却大

軍行省復移文責之遂復進兵日烜乃棄城遁去日  
烜引宗族官吏於天長長安屯聚唐兀得與唆都等  
兵至自占城與大軍會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取地  
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初敗其昭明王兵繫其昭孝王  
大僚獲皆灰昭明王遠遁不敢復出萬戶李邦憲劉  
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  
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復令  
世英立堡專提督寨驛公事右丞寬徹由李左丞由  
水路敗日烜兵船日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  
官軍聚諸將議交人拒敵官軍雖數敗散然增兵轉

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亦不能施其技，遂棄其京城，渡江北岸，決議退兵。屯思明州鎮南王然之，乃領軍還。帝卽日下詔止軍，縱士卒還各營。二十五年三月，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奪關，繫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數萬餘級，得船二百艘，米二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賴至靈山，木柵成，命諸軍居之。諸將因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違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爲

朝廷羞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鎮南王次內傍關賊兵大集王擊破之力戰出關謀知日烜及世子與道王等分兵三十萬餘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山單巴縣趨益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受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燂遣使來貢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持詔再諭日燂來朝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燂遣使臣來貢廷臣以日燂終不入朝又議征之命劉國傑與諸侯王亦里吉解等同征安南大德五年二月

程

太傅完澤等奏安南來使鄧汝霖竊畫宮苑圖本私  
買輿地圖及禁書等物又抄寫陳言征收交趾文書  
及私記北邊軍情及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  
義三月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燭大意以霖  
等所爲不法所宜窮治朕以天下爲度敕有司放還  
自今使价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悃向以虛文  
見給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卽位  
下詔諭之屢遣使來貢

本日

宋雍熙元年日本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  
奉職貢并獻銅器十餘事裔然善隸書不通華言問

其風上但書以對，齋然還後，以國人來者曰：滕木吉以僧來者曰：寂照。寂照識文字，繕寫甚妙。至熙寧以後，連貢方物，其來者皆僧也。元世祖至元二年，以高麗人趙彞等言：日本國可通。三年八月，命兵部侍郎黑的給虎符充國信使，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植導詔使黑的等往日本，不至而還。四年六月，復遣黑的等至高麗，諭植委以日本事。植以爲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九月，遣其起居舍人潘阜等持書往日本，留六月，亦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九月，命黑的私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其塔二郎，稱二

郎二人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國亦不報有成留其太宰府守護所者久之十二月又命秘監趙良弼往使詔諭高麗八年九月高麗王植遣其通事別將徐稱導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帝宴勞遣之九年二月良弼乃遣人同其使二十六人至京師求見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翰林承旨和禮霍孫以問姚樞許衡等皆對曰誠如聖筭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伺吾強弱耳宜示之寬仁且不宜聽其入見從之是月高麗王植致書日本五月又以書往令

必通好天朝皆不報十年六月趙良弼遣使日本至  
大宰府而還十一年三月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  
軍民總管洪茶丘以十料舟共九百艘載士卒萬五  
千期以七月征日本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  
整又矢盡虜掠四境而歸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  
杜世忠復往致書亦不報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  
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  
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帝敕曰始因彼國使來  
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  
行朕聞漢人言取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

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六月，阿刺罕以病不能行，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乃言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風破舟，猶欲議戰。萬戶厲德彪招討王國佐水手總管陸文政等，不聽節制，輒逃去。本省載餘軍至合浦，散遣還鄉里。未幾，敗卒于閩脫歸。言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山下衆議推張百戶者爲主帥，號之曰張總管，聽其

約束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本人來戰盡歿餘二  
三萬爲其虜去九日至八角島盡殺蒙古高麗漢人  
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輩是也蓋行省官  
議事不相下故皆棄軍歸久之莫青與吳萬五者亦  
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至二十三年帝曰日  
本未嘗來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  
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速荅兒乞用兵日本  
帝曰今非其時朕徐思之三年遣僧寧一山者加妙  
慈引濟大師附商舶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五

左編

亂類

漢董卓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嘗游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徽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

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  
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畱稍遷西域戊巳  
校尉中平元年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  
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乃劫致金城  
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攻燒州郡  
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  
名詔以司空張溫爲軍騎將軍假節拜卓破虜將軍  
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  
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  
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大喜明日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羗卓於望垣北爲羗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馱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豨鄉侯邑千戶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號合自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

遼狀

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半直不畢、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敞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不受命、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卓未

如此咆哮其人尚可用否

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一視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議廢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旣立，不明昌邑罪。

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  
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寮於崇政殿  
前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  
儀不類入君今廢爲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爲獻帝  
又議何太后賊迫永樂太后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  
無孝順之節遷於永樂宮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  
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郡侯卓乃與司徒黃  
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  
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  
進卓爲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爲池陽君置

天所遺也  
仕官而貪  
財不教何  
為

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  
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剝膚資財謂之搜  
牢及何后葬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  
妻畧官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  
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又  
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  
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凶暴相類焉  
清題目  
卓素聞天下同疾聞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

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遂斬瓊毖，而彪恐懼，詣卓謝，卓旣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卓自屯雷舉。

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四出虜掠，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擒潁川太守李旻，烹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北破之。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催請堅求和，堅絕拒不受，進軍大谷。

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灑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灑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憇，諸將軍宜慎之。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轎，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橫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

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大帥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初，卓之人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舉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旣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等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

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叅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擄掠，催汜稠乃叅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畱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而夸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柶不兩雄，我固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集之，絞糞汁飲之，解於是遂相猜疑也。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軍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物件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熹等十餘人，和催。汜不從，遂質畱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

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郛和、淮汜先譬汜。汜卽從命。又請催，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郛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

怒呵遣鄒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鄒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郭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卽日發邁。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奉典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鄒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

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贖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每恨令天子東，乃求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官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生校尉沮鵠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鵠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誦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白波帥韓暹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單，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

百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擁衛左右楊奉韓暹去  
早爲後距催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承奉等夜乃潛議  
過河使人先渡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隔河欲  
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絕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  
上而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船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  
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既到大陽止於人家然  
後幸白波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  
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  
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張楊爲安國將

軍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白韓融至弘農與催汜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遷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已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杆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

楊奉亦出屯。梁暹與董承並畱宿衛。暹矜功恣睢。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栗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等十餘人爲列侯。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下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熲爲安南將軍。封閬鄉侯。四年張

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帝忌曹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謀泄爲操所殺韓遂與馬騰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詔而雷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

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

呂布

呂布五原九原人也沛公陳珪恐術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謀策共存大計今與袁氏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途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曹操殺之其督軍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宜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耶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在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

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尅。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于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能出。術亦不能救。曹操遣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誡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

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  
禁酒而卿等醞釀爲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  
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餘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  
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  
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  
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上客我爲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  
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  
陽董太師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操謂

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  
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  
柰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  
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柰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  
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流涕  
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晉王敦 附甘卓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尚武帝女襄城公  
主拜駙馬都尉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  
愷與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殿殺之

遊

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釀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是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于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大傳，而選用表請尚書。

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  
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  
越曰今樹處仲于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建賊也  
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  
酒復以爲揚州刺史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  
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  
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蜀賊杜  
弼作亂荊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討  
弼保之滅弼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江州刺史  
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頌之杜弼將大

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拒弘不  
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  
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黨數千人敦就  
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是時周訪爲梁  
州刺史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  
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訪善于撫納士  
衆皆爲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  
訪之世未敢爲逆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中興建  
拜江州牧遣加荊州牧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  
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

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  
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  
鮑之交臣忝外任漸葺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  
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  
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  
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  
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  
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聞議未見其木  
然臣見人未踰于導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社稷  
表至尊封以還敦敦復遣秦之初敦碎吳興沈充爲

蔡軍充薦同郡錢鳳于敦敦以爲錙曹參軍三人皆  
巧佞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  
之勢傾內外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  
旣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關外手控強兵  
羣從貴顯威權莫貳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  
以爲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及湘州刺  
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頴代卓帝不從  
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  
君而蒼蠅之人交搆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  
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

帝以劉隗爲鎮北將軍鎮淮陰葉若思爲征西將軍  
鎮合肥悉發揚州奴爲兵外以討胡寶靈敦也永昌  
元年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  
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陳述卒璞哭之極哀  
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  
有時望者置已幕府謝鯤爲長史鯤終日酣醉故敦  
不妄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  
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  
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甬不遣敦  
平衆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先是詔免中州良民遣

難爲揚州諸郡僮僕者以備征役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故敦以爲辭。敦黨沈充起兵應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淵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合時爲光祿勳。叛奔于敦。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畱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于郊外。以甘卓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

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  
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  
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敦據  
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  
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  
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  
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  
矯執整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  
斬載乃止敦旣入石頭擁兵不朝官省奔散惟有侍  
中二人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帝執協隗手流

學行不  
知者是時  
其教故  
恐其改觀  
功入朝見  
用國故皆

涕鳴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曰今  
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  
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  
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  
百官公卿詣石頭見敦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江州  
牧封武昌郡公自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  
專國政患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  
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  
略爲衆心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  
嶠曰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

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  
遂沮長史郝嘏等勸周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  
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叅軍呂銜  
訛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公不除之恐  
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心頗然之先是敦  
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不知耶若思爲僕射  
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若果能舉用周戴  
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疎耶二子不相當吾已  
收之矣鯤愕然自失顛被收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  
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

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彤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勃然數敦曰：兄拒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彤起謝。彤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如頸痛。兵殊無懼容，竟不肯拜。敦以西陽王羨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竟不朝而去。是時敦遣兵陷湘州，殺刺史譙王丞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允舍爲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帝憂憤成疾崩。大寧元年，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

明帝乃手詔徵之。又使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  
武賁二十八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  
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  
徒。敦自爲揚州牧。帝畏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  
鑒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  
詔徵鑒。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敦從子允之方總角。  
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  
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中大吐。衣面  
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  
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

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  
鄧嶽周撫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  
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廩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  
道敦無子養合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  
自副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敦忌之及  
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札凡子筵爲敦從  
事中郎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敦誣筵與脫謀爲  
不軌收筵于軍中殺之遣人就沈充于吳盡殺札諸  
兒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常從督卞會公乘雄  
等爲元帝心腹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

一着辨身 卷之六十五 十一  
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燕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合驃騎大將軍，舍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陽尹，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穆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欲討敦，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于是下詔，錢鳳、暨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諫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關

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如敦也陽楚鳳承  
凶宄彌復翮逆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  
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識素著功臣之實情義兼  
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令不得相違論其乃  
心無二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  
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使記室郭璞筮之敦曰卿更  
筮我壽幾何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佳武  
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申  
敦乃收璞斬之敦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  
衆三萬向京師合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于是以

合爲元帥，合至江寧，司徒導遺合書曰：况之此舉，爾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於應，應斷孔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關闡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知將禪仇，意非人臣之事也。一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劉遐、蘇峻等，不謀同辭，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

遂唱奸逆。至于邵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閉戶小大。受國辱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勲不遂。而凡一日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事猶可追。宜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爛也。合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暉等擊合于越城。合軍敗。

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  
因作勢而起因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  
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  
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  
于廡事中與其黨恒縱酒淫樂率衆渡淮蘇峻等逆  
擊大破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  
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  
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于是  
發槨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

折敦首既顯，莫敢收葬者。尚書郗鑒言于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燃腹以照市，王凌觀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修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臣以爲可聽私葬。于義爲弘許之，于是敦家收葬焉。合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也。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其後討周香，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于湖侯，尋遷梁州刺史，假節鎮襄陽。

王敦舉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詣武昌止敦敦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束手唯除姦凶耳事濟當以甘侯作公使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言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恇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隗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犯關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

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義憤敦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又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恥耶？君當爲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素不

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露檄遠近陳  
敦逆狀率統所致討遣使奉表詣臺與廣州陶侃刻  
期遣參軍鄧騫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  
淵在西江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  
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爲鎮軍大將軍侍中  
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陶侃得卓信卽遣參  
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  
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  
行參軍卬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  
家旣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

助心忍性  
具得此

敗績，敦求臺駟，虞愔駐卓軍。卓聞周顛戴淵遇害，流涕謂卯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督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其利便，求西還不可得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寬和，忽更疆塞，徑還襄陽。

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顛  
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鏡清而悲巫  
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  
自警卓不從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狃而不  
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聽襄陽太守周慮等密網救  
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  
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皆被害